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七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婁春芳

尚書詳解卷七

宋 陳經 撰

甘誓 夏書

此篇其一當看世變愈下其二當看啓賢能繼禹之道深知用兵曲折其三當看古人軍政素備臨事簡而不煩自堯舜禹三聖皆以揖遜而治至啓而行征伐舜征有苗特曰汝徂征而已至此而有扈諸侯敢

以抗天子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數言而止耳至此而作一篇之誓又且及于賞罰之嚴風俗之變啓之時自與堯舜之時不同矣聖人觀會通行典禮則亦不得不隨時制宜又見得禹之所以教其子與啓之所以繼其父者家法相傳識體用本末之學雖徵而征戰之事行陣之間無不一一周知後世俗儒以文武為兩途遂竊聖人短於軍旅之事以藉口又當看古人軍政素備觀其與有扈大戰于甘六卿皆召六軍

皆行合七萬五千人亦非細事也糧食器械不戒約而自備所誓之言特及于行伍之整齊若非平時預備有素倉卒之際豈不失措合此三者以觀則一篇之義無餘藴矣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戰于甘乃名六卿

有扈氏夏之同姓之國堯舜傳賢至禹傳子故有扈氏以為我亦夏之同姓不得有天下而啓得有天下不能無不平之

心因此而拒王命王者有征無戰天子討而不伐豈聞諸侯敢與天子戰乎夫子敘此書直言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則知有扈氏有無王之心視天子如儕匹以一國之微敢與天子抗則其陰謀為叛逆之事已非一日之積矣甘乃有扈之郊至甘而誓故曰甘誓誓者所以戒衆人使之重其事而整齊其心力也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古者命將皆公卿之列六卿者六鄉之衆無事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有事則為伍兩卒旅軍師古者

文武一道其將皆公卿其卒皆農民知有禮義知有君臣上下其民易使漢世有此意三公可將九卿可將郡守可將不若後世文武分為兩途能用兵者數人而止將臣所以多跋扈其卒既非農民此兵所以多叛逆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

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六卿各有軍政謂之六事六卿皆指軍師而言之六事則并與其伍兩卒旅而言之予誓告汝以有扈氏之罪天有五行聚于人之身而散則萬物皆此五行也三正天地人之正理也今有扈氏恃威而侮五行以怠慢而棄三正則其悖理傷道殘民害物甚矣天用勦絶其命天即理也順理者天之所與逆理者天之所絶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則其討有罪也天討之

而已豈予一人好為是征戰哉古者車戰一車之岀左右及御共三人左以射為職右以擊刺為職御居中以正馬為職攻治也左者治其左之事則在于射右者治其右之事則在于擊刺御正其馬苟或不攻于左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皆為不恭命不恭命者失其律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三代皆用車戰至春秋時車戰漸壊如諸侯敗鄭徒兵則鄭始多用徒矣中行穆子始毀車崇卒如楚有左右廣先王車

戰之法至此始壊原其所以然葢先王之兵皆是不可敗之兵未甞要利也後世求以勝人亟于趨利此先王軍制所以壊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古者軍行必載遷廟之主又載社主以明其賞罰不敢自專也用命則有賞賞于祖者祖有親之義所以示恩不用命則有罰罰則戮于社者社主陰所以示殺罰之嚴也子則孥戮汝軍事以嚴終故于是又有孥戮之言戮辱也罰汝不止于辱其身亦將爲爾妻孥辱

也

尚書詳解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八

宋 陳經 撰

五子之歌 夏書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當時之民思禹之德然則禹視天下之溺猶已之溺胼胝手足以為民如此及再傳太康一為遊畋之樂而民遂咸貳至使有窮后羿得以篡國民之思禹果安在哉曰民之貳太康也乃所

以思禹也先王之愛民一舉動而不敢忘乎民民于此時猶嬰兒之得慈母不知有飢寒凍餒惟慈母之是賴一旦太康嗣位遂專意遊畋不恤民事猶嬰兒之失慈母啼號而無所依此民之所以貳太康也是雖后羿能因民不忍奪之于一時而終不能禁民心之思禹所以少康一成之田一旅之衆而卒以祀夏不失其舊物也謂非民之思禹而何又當看此一篇書乃三百篇之體詳味其言有思無邪之意然則何

以怨乎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之
怨親親也關雎之哀而不傷小雅之怨而不亂皆其
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誰謂詩書果有異旨哉自此心
而形之詠歌因心而語不越乎常理者詩也自此心
而發之于政事足以經國愛民感物動人者書也此
詩書所以異經而同旨也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以逸豫而滅厥德所以致于失邦夫子敘書直云太康失邦而其意自著昆弟五人須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此所以見五子咸怨之由故曰作五子之歌自太康尸位以逸豫而下至于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史家述其所由如毛詩之有序序作歌之意也人君之

位乃憂勤者所居舜命禹曰汝惟不怠總朕師此豈逸豫之具哉惟太康資稟凡下徒見人君之位至尊以為予無樂乎為君也故尸主其位而縱為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民心無常視德為向背德既滅矣民無所依故咸貳民既貳矣又不知悔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一百日而猶不反豈非安其危利其災而樂其所以亡者乎有窮國之君名羿者因民心之弗忍遂距太康于河使不得反其國自古姦人無世

無之雖堯舜之世不可謂無此等人但聖明在上如太陽當天而蚊虻無所匿迹及國家小有釁隙故姦人得以乘之禹之傳子也豈不知後世之極弊至此乎曰禹亦安能保其子孫無此也禹之處天下後世蓋有甚于此者傳之子雖有大惡而先王之遺澤未泯尚可以復興傳之人而不得大聖天下爭亂無日矣禹豈私其子孫而爲此哉私其子孫者乃所以公天下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太康之弟五人者侍其

毋而從太康以畋然則五子曷爲于未遊畋之時不能諫止其兄而且從之畋乎曰觀五子作歌之言想見其賢明必其當時諫其兄而不從兄弟天倫無有去之之理不得已而從之徯待于洛水之北及百日而不反也是故五子怨憤之氣鬱于中而發之于外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五章之歌皆五子爲之其言皆本之皇祖之訓予讀此章有以見先王之愛其子孫不獨有其綱紀可以守法度可維持而又有訓戒

以遺其子孫使子孫世守者五子述大禹之戒若伊尹述成湯之訓是也惜乎遺言在耳而太康之不克遵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章皆禹之訓也禹深見得為君親切處在于得民

心與失民心故五子述其訓以為首章之歌以見太康之失邦其大要在于失民心也民之可以親近而不可畀下者以其為邦本故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民則得國故本固則邦寧天下愚夫愚婦至賤也天子至尊至貴也愚夫愚婦豈能勝予哉殊不知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失一愚夫愚婦之心即失天下之心也失一人之心而遂至于失千萬人之心則人心去而君之勢日孤豈不勝予乎一人三

失者失而至於三積之多而不知改悔者也怨豈在明者言天下懷怨憤之心豈敢明言之特蓄忿于中爾故有天下者當于幾微之際有以謀之無使蓄忿于中則可矣秦人之禍可以為鑒予臨兆民凜凜然如朽索馭六馬然朽索以喻君六馬以喻民六馬之奔突豈朽索之所能馭人主常持不足之念以為民之難安豈予一人所能任其責哉惟以此為心則無時而不敬也故曰奈何不敬此章大意謂國以民為

本而欲安民者又當以敬爲本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是大禹之戒天下之事雖其至纎至微者莫不有凖則得其凖則者天理也失其凖則者人欲也人欲熾而天理滅則未有不亡者妻妾之奉遊畋之樂酒以奉祭祀樂以崇德宇也牆也古之聖人亦豈能廢此哉第有其凖則而不失之過爾若夫色荒禽

荒甘而嗜峻而雕皆失其則也此滅亡之道也而況

于兼是數者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堯自唐侯為天子故國號陶唐堯都平陽舜都蒲坂

禹都安邑皆冀州也自陶唐以來有此冀方享國長

久者豈無其道哉何道也即紀綱是也一國一家與

天下莫不有紀綱今者失其道而亂其紀綱安有不

亡者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此章推廣一章二章之意我祖即禹也有明明之徳以為萬邦之君有典常法則以貽其子孫如上文皇祖之訓是也豈特有典則而已至于鈞石亦無所不有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葢權量者法度之所自出禹以聲為律身為度可見法度

至禹而定關者通也和者平也使天下如一無有異政殊俗也此章之意只言我祖之典則法度所以貽其子孫而責望亦厚矣豈謂今日之子孫荒墜其業遂至于覆宗絶祀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此見得兄弟之情事同一體萬姓非仇五子也而以為仇予將何所歸乎予懷思而至于悲萬姓以我為

怨子將誰依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言色之愧也忸怩言心之慙也此皆具述其所以憂愁無聊之態德之弗能謹而至于此雖悔何及哉觀五子之歌一章切于一章至末章為尤切此古人賡倡之體雖出于五子而實若出于一人之意其言優游而不迫婉而有序觀此者可以知風雅之所自來

尚書詳解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九

宋 陳經 撰

胤征 夏書

此篇乃夏之始衰然古人之教化制度尚有可見東坡考案史記左傳之說以為仲康即位時乃羿之秉政其權皆出于羿胤侯即羿之黨羲和乃夏之忠臣胤侯承王命以征意者如後世挾天子令天下之事

其所見甚高明非常人所及後之君子未敢以其說為正者葢其書已定于夫子之手序之者第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侯往征之初無異說觀此篇可見古人以天時為重以酒為禁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一篇首舉命羲和之事至此日食不知而遂至于六師討之又況禹惡旨酒自周以來羣飲則殺深見古人之禁酒甚嚴羲和廢時亂日之罪原于沉湎之故其犯此禁也亦重矣故王朝九伐之法不得而赦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侯往征之作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湎淫者為酒所困也惟其困于酒所以廢厥職時之春夏秋冬與日之甲乙皆懵然不知此胤國之君所以征之正其罪也惟仲康肇位四海乃作史之辭仲康太康之弟也羿廢太康而立仲康至其子相立國遂為后羿所篡以五子之歌觀之仲康其一也必其

賢明有過于太康者但強臣擅命欲振作而不能爾胤侯命掌六師者胤國之侯為王朝大司馬古者王朝六卿大夫皆同列之君為之如羲和湎荒于厥邑亦各有食邑入而為天子卿士也羲和廢厥職湎荒于厥邑竞時羲和四人至夏朝合而為一官官制之沿革于此亦可見矣胤后承王命徂征夏朝雖衰而征伐之權猶自天子出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

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此以下乃胤侯舉先王之謨訓以告衆人折羲和之罪也嗟嘆辭也嗟我有衆之士聖有謨訓謂其謀之已定可以垂訓將來者也明徵以其昭然可驗定保者謂其可以定國而安民先王克謹天戒即此謨訓也人主無所畏惟當畏天故凡有災異皆天所以譴戒人主先王能謹懼知畏爲之臣人者則當有以常憲常憲者常法也謹法守所在常有之而弗失不出

其位也百官各修其職以輔其君之闕政則人君之德明而又明矣今羲和以湎淫廢其所司之職日食不知是使君不得以警天戒也是爲臣而不克有常憲不能修輔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先王之時每歲之首孟春之月遒人宣令之官振木鐸以徇朝路曰官師相規謂百官之衆皆當相規正

其失不可為雷同詭隨人苦不自覺爾既不自知其過不得他人以正之則諂諛成俗臯陶謨所謂師師是也不特相規而已工執藝事以諫又于百工之中各以其藝而諫上如矇瞽獻詩虞人獻箴之類人人能如此則掌禮者以禮諫其君掌樂者以樂諫其君天下不過數事而人主之身可以事事無過舉矣其或不恭謂不能相規而執藝以諫者邦有常刑先王之意惟恐夫人怠心易生戒心易忘于歳之初而警

之如此其嚴君臣之際常在警戒之中矣天下何憂不治今羲和掌天地之官而日食之變不知在先王之常刑不容赦也余讀此章有以見從諫為帝王之盛德古者有三公朝夕納誨無所不諫其下至于百工之賤皆得以官言事猶以為未足也又且使庶人謗商旅議采之芻蕘詢之衢室猶懼其怠于職而不諫也且設為之刑以驅之諫若邦有常刑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夫惟如是而後君臣上下無有隱情而

人主以一身立于無敵之地後世去古既遠一切反
先王之政不諫者有刑而後世諫者反刑之甚者設
為監謗至有天下以言為諱者臨川王公作諫官論
且謂今之諫官乃天子之所謂士其責則天子之三
公上聽之而改故士得以制命其上嗚呼此豈先王
本意哉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
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上文言先王之法如彼此章言羲和之所以戾于先
王之法者如此人莫不有徳而羲和顛覆之徒以沉
亂于酒之故所以畔其所居之官離其所守之次始
擾亂其在天之紀遠棄其所司之事酒之為害也如
此季秋月朔日月相會謂之辰辰當集于房星今也
不集于房參差而不合日食可知矣日食之大變也
羲和掌天地之官而不預知其倉卒之際瞽者樂官

進鼓天子伐鼓于社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凡衆人奔走以供救日之役羲和于此時尸其官若無所聞若無所知是其昏迷于天象如此宜其犯先王之誅欲赦之而不可赦也然則羲和以沉亂于酒之故自後世視之若細事也至于六師討之周人羣飲罪至于殺是何古人之刑反重于後世乎曰古人之刑古人之教化也後所謂刑者無非與民爭利而已此古人之刑非後世之所及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自此以下乃告衆士之辭也遂舉政典之書政典者如司馬法之類司馬掌邦政其書言用師之事也先時後時謂師行不以紀律皆殺之無赦今我以爾有

衆奉將天之罰謂討有罪也爾衆士當同力以助王家庶幾輔弼我以敬奉天子之命觀此篇之書其始也舉先聖之謨訓次舉政典次言天罰又言王室與天子之威命可見征伐之重皆考之先王質之天意承之其君非有一毫之私意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謂火之炎于崑山之岡不擇玉石而皆焚之況于天吏有過逸之德尤酷烈于猛火乎天吏為天所使行天罰者是也此言兵威所過殺傷易至于枉濫今

當擇其罪之魁者治之其脅從者勿問庶幾無有玉石俱焚之患舊染之俗與義和同惡者皆與之更始此王者之兵也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大抵軍事以嚴終當以威為主威非慘酷之謂即嚴毅也愛非仁愛之謂即姑息也當用兵行師之際不以嚴為主而反拘于姑息之愛則其所傷者必衆則反失其愛也如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列卒敗于泓是也威愛各施于其所當用而已若泥于言而

不明古人之意則威克厥愛豈非流于慘酷者歟其
爾衆士懋戒哉當勉之而致其戒庶乎其有成功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
汝方
此數篇皆逸書有其義而亡其辭自契至于成湯十
四世而八遷都至湯始居亳邑從先王之居先王即

帝嚳契之父也帝嚳居亳至湯復徙居焉作帝告釐沃二篇之書所言皆湯始居亳之事也釐治沃土也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湯是時為夏方伯賜之弓矢然後得以專征伐故曰湯征諸侯葛伯以不祀之故而湯始征之古人以祀事為重既不祀則是不有宗廟神祇矣故湯始征之湯之征伐自葛而始觀孟子所載遺之牛羊使亳衆往為之耕湯之所以待葛伯者紓遲不忍如此及葛伯殺其童子而罪不可

赦于是乃征之則湯之于諸侯豈有意乎取之哉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之得伊尹也進之于桀其意若曰桀雖不道使其一旦改過聽伊尹之言則功遂可以及天下豈非湯與伊尹之本心哉伊尹往來兩國之間就湯者五既而去之就桀者五聖賢不夏商其心而天下其心如此㫖常有意于利而取之及其醜夏歸亳伊尹決知其不可救矣故為是相湯伐桀之謀入自北門遇鳩方二臣意

其所言者必醜夏之事夏既不可救則不得已而相

湯以救生民于塗炭惜乎此二篇之書亡不得以見

伊尹與鳩方所言之事也

尚書詳解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十

宋 陳經 撰

湯誓 商書

讀此篇有以見聖人處君臣之變時中之義葢不可以常理論也有天地男女父子而後有君臣名分葢不可踰越見路馬者必式齒君之路馬者有誅其嚴如此不如是則亂臣賊子皆有覬覦窺伺之心三綱

淪九法斁而人紀不立矣雖然天生民而立之君者正為司牧吾民設也乃有恃富貴之權謂天下莫吾敵借是而肆其惡于民使生民塗炭無所告訴則人紀之不立抑又甚矣由前之說則君為重若春秋之法君將不言帥師是也由後之說則民為重若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也天下之理有常有變中智以下當安其常盡其變而能不失其常者惟聖人能之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有伊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篇之意大槩以順天而舉事無所利于其間桀之罪天所棄也湯之徳天所命也天棄桀而湯不有以伐其罪天命湯而湯不有以承其休則湯之罪殆與桀等惟聖人於此深見天命之去就天人本一理聖人把作一事看後世往往分天人作兩件事皆其誠意有未盡處設使天命在桀猶有眷之之意則湯當退而就臣子之位湯之本心也惟其不然所以不得已而為稱亂之舉雖然天道聖

人何從而卜之曰以人事卜之湯之所以卜天意者
以賢者之心斯民之心天心即賢者之心即斯民之
心也自伊尹醜夏歸亳攸徂之民室家相慶觀之則
天意可見矣不然妄為託天以神其事則莽卓曹操
司馬懿之流亦皆借天以為辭矣何足以為湯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可見君臣無異謀聿求元聖與之戮
力說者謂孔子序書先言伊尹以伐桀之謀出于伊

尹而不出于湯果若是則伊尹教湯為稱亂之事湯
獨無所任其責乎不必如此泥升自陑遂與桀戰于
鳴條之野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先儒以為出
其不意恐未必然升道從陑葢用兵行師自然取其
地利故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湯已受命于天君臣之義已絶矣格爾衆庶即亳邑之衆也非我小子敢行舉亂之事自堯舜揖遜禹傳之子曾未聞有征伐之事至于湯之身而為之湯豈無不足之意有夏多罪為天命所殛予不可不順天也今爾有衆反以為怨曰我后指湯也不恤我亳衆舍我穡穡之事而割伐正夏觀此可見湯之德澤及民也深而教化之在民心也

素明何以知之桀之暴虐桀之民誓不與俱生至于湯之民則恬然如在衽席之上更不知桀之為虐成湯為應天順人之舉亳之民尚以夏為正以夏為正則湯之所行非正矣此湯民所見如此予聞于衆人之言但夏桀之罪上通于天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苟拘于一時之名分而為姑息則違天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汝衆反以為夏王之罪其如我何雖夏桀之虐不及亳衆獨不念桀之民受其害乎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前既言亳衆之不欲往此乃言夏桀之罪如此我不可不往夏王與其臣同惡相率而遏絶衆人之力謂役民以為臺榭宫室也又相率而割剥夏邑之賦稅謂横斂以傷民財也既竭民力又竭民財于是有衆

相率而怠弗恊其上怠惰而無意以與上和合也且曰時日曷喪日君也是君何不喪亡予及汝皆亡有生不如無生夏之惡德如此今朕必往無疑爾庶幾輔我一人以致天之罰功成事畢當有以賚賜汝爾無有不信我言者我不食其言謂非空言無實也爾不從誓言則有孥戮之刑罔有攸赦觀此足以知風俗之變愈薄啓之誓師也曰賞于祖戮于社誘之以賞威之以刑則既薄于唐虞時矣至湯不徒曰賚之

戮之而已且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恐恐然懼夫人之不已信則又薄于夏時㫖于此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小康之事也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孔安國云湯承禪代之後逆取順守猶有慙德故改正易服變置社稷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唐孔氏釋其意按左傳昭公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湯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居多于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人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稷句龍者稷祭柱棄惟

祭人神而已孝經説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據先儒所説第言配食之神按經文欲遷其社不可有以見成湯忠厚不忍之心不欲遽廢夏之社屋之使不受天陽喪國之社如此若天子之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作夏社疑至臣扈疑至臣扈二臣名三篇之書大率言遷社不可之意夏師既敗績湯遂從之從之者任其所往不迫之也遂伐三朡俘厥寳玉者桀當敗亡之餘猶不知悔

且伐三朡之國取其寶玉以行誼伯仲伯作典寶之書意其所言者必云國有常寶當以民為貴若孟子所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與此同意也其書亡矣不可得而强通

尚書詳解卷十

尚書詳解卷十一

宋　陳經　撰

仲虺之誥　商書

此篇爲成湯有慙德而作也仲虺之意在于正君心故其始則有以美之其終則復有以警之美之者所以釋湯之慙也成湯于勝夏之後常留慙德于中則必有自沮之意而無日新之德是謂執而不化矣警

之者所以防其未然也使成湯于慙德既釋之後矜能伐功志得意滿則前日之功復虧矣大臣之用心操縱弛張凡以扶持開導其君使歸于善而已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湯既勝夏而歸未至亳而至大坰是在中路也仲虺不待其反亳而遂作誥蓋急于釋湯之慙也成湯放

桀于南巢惟有慚德葢自上世以來聞有揖遜者未聞有臣放其君者成湯始為此舉豈有不忸怩于心乎湯之所以慚者非憂其後世之人議已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亂臣賊子有無君父之心者必借湯以藉口君子言必稽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得不為之慮雖然觀成湯之慚處始足以見湯之心夫豈不曰已為天所命桀為天所棄應天順人雖無可疑然揆之心不得如堯舜揖遜適會處君臣之不

幸而至于此其心豈容自安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凡愧怍之發自其良心之不可掩者見于此耳此所以為聖人也若傲然自處以為當然不知愧怍是亦凶人而已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乃者繼上文之辭也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此三句自其本而言之與武王
誓師之言曰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相類特其意不同武王以民之至善在所愛
仲虺以民之有欲在所治生民之初有喜怒哀樂感
物而動見利而嗜此有欲也既有欲則不能無爭既
有爭則不能不就其賢有德能斷曲直而取平焉故
天于是而生聰明之君出而治之德不足以異乎天

下則不能以制服天下此聰明之所以異乎有欲也有夏昏德乃下民多欲之資也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哉宜乎使人陷于泥塗炭火之中而無有開明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豈非天生聰明以時乂乎勇足以有行智足以有知皆天下之達德也勇智即聰明也以其資稟過人出于自然而然非有偽而為之者此天錫也有此德故能表正萬邦式于九圍是也纘禹舊服足以紹禹之五服也湯去禹之世雖遠然帝

王之心異世而同符故纘禹者不在桀而在湯也茲
率厥典奉若天命蓋常行之理即天命也循其常行
而不為越常非理之事則奉順乎天者何以過是夏
王有罪既得罪于天矣且又矯誣上天詐稱天命以
欺誣下民而布行其令帝用此遂不善于桀用商家
以受命使天下之師衆因湯而有所爽明向之昧昧
者復覺矣然則湯之受命也天實為之桀不得不廢
湯不可不興又奚慚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此又言桀之忌湯若湯不放桀則必為桀所害簡賢附勢者言桀之黨與桀同惡者見賢則簡忽之見勢位之崇則趨附之實繁有徒言其黨之衆也肇我邦于有夏謂我商家始基于夏之朝自夏朝觀商如苗中之莠粟中之秕未嘗不亟欲去之故我商邦小大之臣皆戰戰恐懼恐以其非罪而受戮況予之德與

其言足以聽聞謂天下皆見聞湯之徳與其言則桀必忌湯而有害之之心桀安可不伐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徳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言湯之盛徳足以洽于民心而得乎民者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自其本源者言之聲色貨利人

君安能絶之哉葢天則所存不以慾而害性聲色不邇貨利不殖則舉天下之易動者不足以易湯之所守想見其心一物不留純乎天理廣大明白周流變通德之勉者吾必能勉之以官功之勉者吾必能勉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不惑于毁譽改過不吝而無有于飾非克寛克仁而不失于苛暴湯何以能如此哉葢物去則理明其本正而末不治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彰信兆民不斬人之信而人自信此言湯之得

民心也乃葛伯仇餉葛伯仇餉之事孟子言之詳矣
初征自葛也東征而西人怨南征而北人怨者望湯
之來惟恐其晚皆曰奚為以予為後而不先來乎攸
徂之民謂所往之民皆室家相慶賀以為徯予后之
來后來我始有所蘇息民之戴商久矣豈一朝一夕
之故哉自此以上皆釋湯之慚謂天之眷湯而厭桀
如此桀之衆忌湯如此湯之德足以得民又如此則
伐桀而有天下是固當耳豈可以此為慚而不釋去

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懐志自滿九族乃離

此以下皆所以戒成湯恐成湯之慚既釋則必有志得意滿無所顧忌之事故戒之之辭以謂賢之過人者德足以長民者忠于事上而無異志者良善之在已而不忍為非者此數者皆君子之人雖其材之不同在人君必當佑之輔之顯之遂之多方以成就之

愛護之勿使為小人所害可也至若彼國之弱者吾則兼而有之彼國之昧而不明者吾則攻而擊之亂國則取之亡國則侮之弱昧亂亡雖在彼有可兼可攻可取可侮之狀而聖人興滅繼絶之義當哀矜而撫恤之豈宜至此推亡固存即申上意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者亡之道也則當推而去之如武王下車之後便當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豈宜復事攻取哉乃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存之道也則當固而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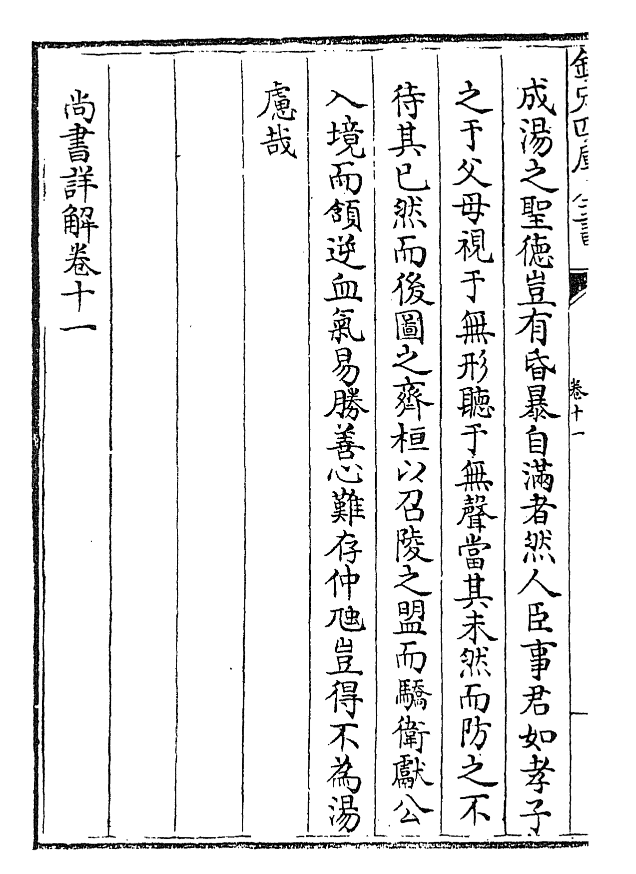
之弗失可也推亡固存則邦國自昌矣德日新萬邦惟懷即上文之意果能固存而邦至于昌矣則德豈不日新一日萬邦惟懷則近可知矣不然徒事于兼攻取侮以逞其志則為自滿九族乃離則遠可知矣然則成湯可不警哉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

永保天命
大德者乃成湯本然之德本然之德本自明矣更勉而昭之不使為情慾所昏蔽以為民極而建中于民烝民取法于君者也君之德不昭則民安取中哉須當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則為中矣事各有義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心自有禮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正以直内義以方外是也聖人固不待制之矣而亦不可忘制之之心孟子所謂操則存之意禮義以垂法于

後世豈不綽然有餘裕哉蓋創業之君子孫之法也其始正則爲子孫無窮之福始一不正則子孫何賴焉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此古人之言仲虺舉之以爲戒自得師者不由乎人如自强如克自抑畏之意蓋尊德樂道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使之然也故此必可以爲王謂人莫已若則是矜已以忌人亡之道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自得師而所以王者以其好問于人樂取人之善而心自有綽然寛裕之理也

謂人莫已若而亡者以其自用一已之善訑訑拒人而所見者狹小也嗚呼慎厥終惟其始當始終一心不可勤初怠終殖有禮覆昏暴人之所以能自封殖者皆有禮而敬者也人之所以自取覆亡者皆其昏闇而暴亂者也禍福無不自已求天道如此為人君者豈可不欽崇之能欽則知所敬崇則知所尊尊敬天命無時而忘則永保天命亦無時而失益其永保者即其崇欽者也觀仲虺末章之意剖析如此其嚴


成湯之聖德豈有昏暴自滿者然人臣事君如孝子之于父母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當其未然而防之不待其已然而後圖之齊桓以召陵之盟而驕衛獻公入境而頷逆血氣易勝善心難存仲虺豈得不為湯慮哉

尚書詳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十二

宋　陳經　撰

湯誥　商書

此篇大畧與前篇仲虺之誥相為表裏前一篇乃仲虺釋湯之疑此一篇乃成湯推廣仲虺之意以布告天下所以釋天下諸侯之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天下既定商民不服者幾四十

年湯之克夏也安知天下無有懐疑而未釋者天下有懐疑未釋之情湯不能以一朝居于是歴舉天命與桀之當伐以告之其末章之意又言吾之所以有天下者非假是為樂也震懼驚惕如不自安然凡爾有罪皆予一人之故予一人有罪皆聽命于天成湯既以有罪歸諸已則天下之情庶乎其少安矣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

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湯既退夏之命復歸于亳是自大坰而歸也湯至大坰而仲虺作誥以釋湯之疑湯之疑釋矣而天下之疑未釋也自大坰而歸亳此湯誥之所由作也王歸自克夏至于亳天下諸侯莫不來朝拱手以聽湯命故湯因而誕告及于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者勞來之之辭也明聽予一人誥謂當洗心滌慮聽予一人所以告汝之意與天下更始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言天生民立君之意也皇天上帝所以降善于民者天命之謂性也與民以善者天也保斯民而使之各安其善者君也若順也順其有常性俾之能安其道惟君之責焉民如此其可愛君之責如此其不輕豈宜肆情縱欲以居民上者乎曰衷也性也猷也其實一理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德本不可滅威本不可作滅德作威縱人欲而亡天理者也虐者威之所作也敷虐于萬方百姓其殘酷可知矣爾百姓罹被凶害如荼之毒苦然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則其抑鬱無所告訴窮則呼天其勢然也天道福善禍淫蓋其善自有得福之理淫自有取禍之理天非屑屑然福之禍之也其所感召自然而然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凡日月有薄蝕星辰有變動是皆災異以譴戒之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上天有命其威甚明湯則將奉之而已非湯之討桀乃天討之也其敢赦哉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玄牡者黑牡夏尚黑湯猶用夏之正朔足見湯

非有意于伐夏也以玄牡昭然告于上天神后以問罪于桀觀昭告之一言湯豈陰謀圖桀利于一已而為是欺天罔人之事哉以公議明告于天亦以公議問桀之罪天地鬼神臨之在上湯安有私心哉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謂得伊尹與之同力與爾有衆請命蓋當桀之暴虐民命皆在死所矣為有衆請命使之得以更生也上天孚佑下民孚信也佑助也罪人退伏遠屏桀之奔于南巢也至此則天之助民也益信天命之福善禍淫無有差僭賁飾也粲然有文如草木之光華蓋惡既去則善者獲伸兆民信乎得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奉天命伐桀矣天下之大乃使我一人為之予何以當之哉何以見天使湯輯寧邦家即民心之歸可以驗之茲朕未知已得罪于上下神祇乎未得罪于上下神祇乎慄慄危懼慄慄者危心也如將隕墜于深淵之中此可見成湯之敬心不以天下為樂而以天下為憂常恐不能勝其任也凡我造邦之諸侯非常之事不可從慆慢淫過之事不可就所謂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是也各守而典以承天休典者常行之理也非于爾典之外有所謂天休凡爾心無所愧怍心廣而體胖作德而日休者天休也爾有善則朕當懋官懋賞以旌爾善而不敢隱蔽朕有罪則不敢以自恕當聽命于天惟天有所簡擇焉其爾萬方有罪則皆我之過何者聖人以天下為一體天下之過皆君之過君仁莫不仁有不善而非君之過哉予一人有罪則非爾萬方之事成湯何其責己甚重而責人之甚輕責己甚厚而責人甚恕也豈非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者乎以責人之心而責己則是向也伐夏之慚皆以身任之諸侯無與焉則自今以往尚何懷疑不安之有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爾萬方諸侯庶幾以我言為信則當保其終讀此章者當深考聖人用心與常人異天下始定豈無懷疑不安之情湯欲去其不附已者則嚴為之刑罰兵威天下誰敢不惟湯之從方且溫言告戒惟恐其不已信其忠厚和易之心亦可想見又況常人之情功成之後志得

意滿聖人處之方且慄慄危懼嗚呼此開基之本而創業垂統之大法也後世子孫視之祖甲之不敢侮鰥寡中宗之不敢荒寧豈非有得于危懼之心哉齊桓伯業方成而濤塗見執魏武始得荊州而遽忽張松雖以漢高之豁達大度且曰臣之業孰與仲多其驕容德色已形見于父子兄弟之際人心之相去如此其相遠也

咎單作明居

咎單作明居先儒以咎單為湯司徒作明居民法一篇其書已亡

尚書詳解卷十二

尚書詳解卷十三

宋　陳經　撰

伊訓　商書

此篇乃太甲即位之初年伊尹首陳伊訓之書可以觀古人之事君尤必謹其初也成湯以太甲屬之伊尹乃受遺託孤之臣宗廟社稷之安危輕重係焉與在朝百官事體不同若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

帝諸葛孔明之于後主一也矧太甲以中材庸主伊尹知之熟矣惟其縱欲未萌非心未動之初先有以警之則他日雖有縱欲然其初心善端亦終不能忘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葢養之于本然之初則易為力防之于已然之後則難為功此伊訓一篇之本旨也故其間有抑揚開闔一予一奪一勸一懲如言夏先后之有德則必言其子孫之弗率言成湯之所

以修人紀必言湯之所以制官刑言上帝之福善必言上帝之禍不善言萬邦之所以慶必言所以墜厥宗之由其開之也所以誘其為善之路其閭之也所以絕其為惡之萌愛君之意深矣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孔子序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
徂后觀此數句即春秋正始之法乾元萬物資始之
意也太甲太丁之子也太丁未立而卒故太甲以孫
而繼祖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葢太丁未立而卒外丙方年二歲仲壬方年四歲幼
主不可立則不得不以太甲繼湯太史公反以外丙
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則是湯崩之後更六年而太甲
始立與經不合也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

先王商人以年為祀敘書者孔子也周人故曰年作書者商人故曰祀元祀即踰年改元也十有二月即元祀之正月也商人以建丑為正故用十二月曷為不言正月蓋商周雖用子丑之正而亦不廢夏時蓋夏時得四時之正孔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漢班固知此意故書漢元年冬十月人君嗣位踰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録始終之意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

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得于三年喪畢之後此常理也先儒或謂十二月即湯崩之踰月甚失禮典之意伊尹以當國大臣主祀事故祀先王奉嗣王以祗見于祖侯甸之服近王畿者也諸侯咸在百官總于天子以聽冢宰之命伊尹于此時知太甲非心未萌恭敬誠恪之心未分于是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聳動太甲使知未即位之始不可不謹而乃祖之德不敢忘也烈祖乃成湯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懐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言烈祖之德而上及于有夏原其所自來也有夏先后禹以下少康以上方懋其德而應感之速上至于天下至于地幽及鬼神微及萬物無不各得其

所何者人君者爲天地萬物鬼神之主主得其人則舉天地鬼神萬物無不在我德之中主不得其人則乖氣感召上而天變日月薄蝕下而山崩川竭鬼神不饗其祀鳥獸魚鼈不安其生則皆以此德之不懋也夏之先后如此而其子孫弗率則如彼故皇天降災于夏假手于我有命是天命湯以伐桀而非湯之自伐桀也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造與載皆始也造攻自鳴條之役即前湯誓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是也

桀于此而始廢朕載自亳則湯于此而始興觀伊尹以我朕二字自稱則知伊尹任天下之衆商家無非伊尹分内之物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聖武即神武不殺之謂言其除暴止亂而非事于殺戮也布昭有顯然示人之意代虐以寛以寛而代夏之虐斯民釋有夏之虐政而見成湯之寛恩其懐歸之也信乎其出于中心悦而誠服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益德一也有夏先后能懋之其得福如彼而子孫不能

率之其得禍又如彼我商王能布昭之其得福又如此今則此德之修在太甲之身矣太甲之嗣此德也宜如之何令其為有夏之子孫弗率歟則禍不旋踵矣故當自其初而謹之天下善惡無不原于其始開端為善則終無不善矣謹初之要莫先于愛敬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愛敬之心夫人所同但能立之者鮮立者謂常存之而勿棄也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能愛其親敬其長推此心以不

敢惡于人慢于人則愛敬之道達于天下如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其謂之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由近及遠
由微至著之謂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
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此又再推廣先王之成德人紀者即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日用常行之道也此道蓋未嘗亡然必得

聖人出而主持之則人道于是始立桀既壞其人紀則肇修之者湯之責也成湯以肇修人紀為一身之任苟吾身有絲毫之不盡則于人紀必有一毫之虧于是不自足其足必從諫而不敢咈求之今未已也又嘗求之古人在昔先民有言不可不順之惟其成湯不以已之善自足常欲兼天下之善如此則宜其無一之不盡也以之居上則能盡其明以之為下則能盡其忠以之與人則盡與人之道而不求備以之

檢身則盡其檢身之道而若不及然明者分別善惡忠者有事禁之小心不求備者恕以待人雖寸長必録若不及者忠以處巳雖小過不自恕由諸侯而爲天子以有萬邦其積累亦艱難矣然則湯之積累艱難也豈是利于得天下哉修人紀之道不得不然惟其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恐後世子孫未必盡如巳也廣求哲智之人如伊尹之類俾之輔爾後嗣則先王之望後人誠切至意矣子孫其可以不副

先王之望乎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湯不惟敷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已又制爲在官之刑以儆在位人心無常雖未必皆然而先王不得不預

爲之慮風者風俗謂足以使人動化也舞歌者謂之
巫風徇貨色恒遊畋者謂之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
耆德比頑童者謂之亂風前六者皆基于後之四者
聖言苟有不敬之心則謂之侮矣忠直苟有不順之
心則謂之逆矣耆德者當親近而反遠之頑童者當
遠去而反親比之有此四者則舞歌貨色遊畋何憚
而不爲惟此三風十愆卿士有一則其家必喪邦君
有一則國必亡苟有一于此則是其心有所倚而失

其正矣有其一則數者皆具臣下謂卿士諸侯各有臣其君有一于此而臣下視之怡然不加恤者有墨刑貪以敗官曰墨臣下不能正其君而反居其位是貪墨之人也具訓于蒙士自其童蒙之時而先以此意訓諭之使知人臣事君之義在于諫正此可以見古人之教常在于少小之時記曰幼子常視無誑能言學唯能食尚右手酒誥亦曰文王教誥小子有正有事自其童蒙之中而教已行矣雖然湯制官刑以

儆有位獨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而卿大夫邦君獨無刑何也曰卿士有一而喪其家諸侯之有國者有一而喪其國刑孰甚焉伊尹引此以戒太甲意謂大夫諸侯且如此則天子有天下者可知矣其諫諍之法不亦婉乎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嗣王太甲豈可不敬其身念先王之訓乎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謨即言也洋洋即孔彰也自其謨之于心
則洋洋廣大見其憂深而思遠故也自其發之于言
則甚彰明而見其善惡有證也即上文三風十愆之
戒是也伊尹戒嗣王于初即位之時不以已意強之
而以先王之訓洋洋孔彰者感之人誰獨無是尊祖
愛親之心哉此又因其孝敬而發之也惟上帝不常
既戒之以祖宗又戒之以天以見人主無所畏惟畏

祖宗與畏天上帝之命何常之有善者降之祥不善者降之殃皆其自取之耳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即申上文之意勿以小善而不為及其至則萬邦為之胥慶勿以惡小而為之極其至則墜其宗嗣王當謹于善

尚書詳解卷十三